

我對陸象山之學的一個看法（一）

胡信田

兼述我的哲學體驗

先生之道，如青天白日；

先生之語，如震雷驚霆。——吳澄

一提起「宋」學或「理」學來，有不少的學者就說：理學是消極的、悲觀的、厭世的，那些研究科學、文學、藝術及沾親帶故的晚輩們，一聽這話是學者長輩說出的，再回之歷史，果真南宋之亡，就在陸秀夫背着衛王沉海之後。聚蚊成雷，理學就這樣走上了荀子、墨子的後路。

目前，除了台大的戴君仁先生開「宋明理學」，及政大的方豪先生治「宋史」而外，其他的大學，尙未聞及。

講宋學、道學、佛學，沒有獨到見解的人及特立獨行之士，是不敢一試的。因為它要憑空推出理來，憑理見之于行。前些日子去永和鎮訪林正弘兄，他說：「鼓應在台大開哲學、我開邏輯」。我雖然不認識陳先生，從他寫的東西、接觸的人、教的科目——老莊哲學——上觀之，的確是胡適第二，殷海光的化身。（林、陳是殷的得意門生）

因為我由衷的欽佩殷海光先生到臨命終時，對中國文化的宣判正確：中國文化在理性，胡適先生治學重條理，有個性。所以，我惦念着逝去的胡、殷二位今日的哲人，也很喜歡陳鼓應的一枝獨秀。在此，也謝謝正弘兄給我的指示。也藉以向他道賀一九

六九年他在永和鎮寓所燈下著「邏輯學」的苦心（在三民出版）。前有古人，後有來者，正弘、鼓應在我心目中，真是兩位響叮噠的新進人物。

我以為世上最可悲的人，莫過於知識份子的盲從，人云亦云，顛黑倒白；世上最可痛的事，莫過於知識份子的信口雌黃，蠱惑人心，誤人誤己。

如果荀子的學說不中斷，中國的法學知識不致如此淺薄；墨子的思想不中斷，中國的科學理論不致如此脆弱。法律、科學一去，社會秩序大亂，民生日用不足，單憑儒家——孔子——精神的單獨支持，於是造成一種倫理一體、文字一體、四海一家的偉大中華。此種子歸于孔子。可是孔子畢竟不是法學家、科學家，他的主要思想在教育——忠恕的倫理人生，而荀、墨適得其反。目前雖然我們已能立法、造船，這畢竟是別人的東西，不是土生土長的原來貨，用時須要削足適履，才感方便。歷史上的指南針、火藥、印刷術，絕不是現在的雷達、火箭、彩色照相，歷史的中空，誰敢填補？

五千年歷史，先秦諸子與宋明理學，真是兩個美好的文化時代，自漢以來，佛入中國，道學亦興，至宋，化儒、釋、道而為理學。這是中國學術正式同化外來思想的一個完美時期，也是中國正式有了哲學的時期。故此後一反過去，那些明眼人研究學術

，再不好意思把法學、科學知識從理學中摘錄出來，強詞奪理，以偏蓋全的肯定、承認。就這一點，叫人心裏舒服多了。有時看到、聽到有人從孔子書中找「科學」，以之來與洋人論戰，使我這個沒有出過遠門的人感到難過。

某種學問，有某種學問的形式、內容、來源與其固定的目的、作用的。確定了這一點，就不會自愚愚人，斷章取義，循章摘句，古稱腐儒。這種人，好東找西找，只要彷彿其是的，就把它扯在一起，應付一時。這是視覺泯滅了心靈，到阿里山旅行，檢到一撮鹿毛，強調有虎，停止前進，如果同中求異，則知全非。鹿不能代替老虎，自然不致傷人，可放胆前進。故一種學問，先要明其來源、結構、目的，然後作深入的研究，則不致信心動搖，盲無下腳處。

宋儒的派別亦不少，大致說來為「尊德性」與「道問學」兩大主流，前者為大程子與陸象山，後者為小程子與朱熹。道問學是格物致知，尊德性是明理盡性。明理盡性的基礎建立在內心的思維與外在的體會；格物致知的基礎建立在形跡的觀察與名實的整理，以求得內心之滙源。二者均為吾國近古以來，兩種空前、實要、明顯，治學、做事方法，只有形式大小、輕重、先後的不同，而無本質、來源、目的的差異。

我這裏說的是尊德性的陸象山，世人恒以「心學」喻之。這是由于象山天分高、思想深奧、境界大的緣故。

于今科學已能幫助人類登上月球，開闢另一世界，另一方面，也能用核子彈把人類毀滅，可是人類的精神枯萎得像秋天的落葉。隨風飄舞，毫無歸宿。在此到處戰亂，烽火滿天的今日，我們物質領域，已有專門研究科學的人，在強大的美國學習、觀摩、研究，科學重在迎頭趕上，大可不必以自己的過去同人較量。我們的精神領域，應該由我們研究哲學的人從根救起，以自己的土，培養自己的生物；以自己的民族思想，來啓發自己的精神領域。不研究思想的，不知思想之可貴與作用。

我提出這個問題，不敢說收到若些作用，但，其時機、目的，是非常正確的。人非人不立，水非水不續，願賢達高明之士，與

我共勉之！

胸襟、苦學、我的一個看法，以此三點來說明象山的一個輪廓。

一、胸襟

古人云：詩言志，少年的詩中含着夢般的美麗，雖然是夢，正因為少年的生命正在開始，像海浪般奔放的衝進，有志竟成，古往今來，有多少創造、發明，令人難忘的盛況，就是曾先有個夢般的幻想。如果是老年人也在幻想，等如西天的太陽，令人有日暮途窮之感。

象山在「少年作」中有云：

「朝飲渤海（註一）水，暮宿崑崙巔，連山以為琴，長河為之絃，萬古不傳音，吾當為君宣」。

象山在少年時能夠作這樣一首胸襟開闊的詩，真有鳥瞰地球的神眼，故其工夫不得不易簡，朱熹格物致知，即事窮理，眼光不得不現實，工夫不得不瑣細。在中國作考據（吾意：漢為訓話）最早、最好、最多的莫逾於朱熹。在中國講心學除孟夫子以外，就數着陸象山了。象山去今七百七十九年（一一九二——一九七一），除王守仁外，尚無一人敢與之匹敵。欲知其中奧妙，須從他的弱寇以前，看看他的生活、環境、應對，方足以明瞭他胸襟的始末。

1、生活

人生要有異行，須要有異秉。秉者秉性，天賦的本性；或曰秉賦，受於先天的賦與，即天性也。後天只能賴以成全而不能予以加減。

象山能自站立時，即不作常兒之戲弄，三歲失母，此後其父宣教公兼代母職。某日問天地何所窮際？其父笑而不答。先生（此起，稱象山為先生）思至極時，不食不寢。衣履雖舊，但很整潔，指甲修長，足跡不入庖厨，室內自行灑掃，林下小坐，或門前立足，皆大方自然，過者駐望，異口稱讚。

四歲入學讀書，隱重如同成人，一本書，自始至終，沒有一點折疊裂痕，無論在心情上、舉止上，都有範式所在。八歲，看孟子，至曾子不肯師事有子，至江漢以濯之，秋陽以暴之，因歎曾子見得聖人高明潔白。

他的四兄梭山（在金谿陸氏義門之東，是號也，曰梭山居士。即九韶字子美）嘗說：

「子靜弟高明，自幼已不同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。嘗聞鼓聲振動窻櫺，亦豁然有省」。

大凡研究文科的人，尤其是哲學家，觸物感應的怪癖，屢見不鮮。言似矛盾，行能協調，叫人想不通、見不到、不能說的，他都能娓娓道出，而見之生活，筆之成書。

當代德國文學大師、一九二九年諾貝爾獎得主——湯瑪斯·曼，曾說：

「對世人所謂的自然，毫無記憶。爲觀賞自然，必須從自然游離，我自己本即是自然。」

離開熟悉的事物（很久以前熟悉的），着實痛苦，離開窻簾、枕頭與孩子床，比離開熟悉的人，如奶媽、姊妹與嬌婿，還要悲哀。我新臨的生活很是不安。（引托爾斯泰語。）

托爾斯泰聽到音樂時，臉色即呈蒼白，畧皺眉頭，而現出恐怖之色。但他沒有音樂就活不下去。年輕時曾一度組織過音樂團。寫作之前，先彈彈鋼琴。在莫斯科時，曾坐在柴可夫斯基的旁邊，聽他B長調四重奏，到行板時，他就在衆目睽睽當中，歔歔起來！

巨人安泰歐斯，用身體接觸大地，大地之母就會給他新的力量，從未失敗過。」（註二）

我個人也有幾種自己難以形容的怪氣：小時候走路好數數磚頭，往往倒回去，重數。讀書往往用一二三數出字的數量，再倒數。最近幾年來，一旦被晒過，整夜失眠，新枕頭三個月後才能長用。如冒然一用，假睡一陣，把舊的換上，才能入睡。

人的名利權勢血統環境雖不能相提並論，但，是非生命功夫是不因名利、權勢、血統、環境之別而有異的。因爲生命是靠天

然力造成的，而功夫是靠己力達到的。所以大平等與不壞差別，從厚有（天然力）到終極（功夫），沒有一點援力作用。安泰歐斯用身體接觸大地，安逸舒服，心神自然，生趣倍增，大地雖然不語又無私心，這是由于大地沒有知覺的關係。可是有一種永久不變的真理，那就是好生之德。只要有計劃、能力去接近它，它一定將清新的空氣、生產的果實、理想的房屋，使你健康得到幫助，生存得到延續。凡是有真理的東西，它有其永久的不變性，短時的建設性。只要你誠心的禱告，滿身舒服，無不良反應。見蜘蛛結網，草木生長，給人生之原理啓示。不像是的：

「你說吧？」

「說什麼？」

「你自己有數。」

「有數什麼？」

「唉！別裝象了。我會成全你的。」

似這類無是生非，引人入罪的勾當，大地上是沒有的。有了人類，便有了虛僞，欲求真實，必反回自然。一九七〇年文學獎諾貝爾獎得主蘇澤尼欽說「我覺得每一瞬間，都像今生最後的一刻一樣，對山林修行的哲學，我產生無限共鳴」。（註三）一個受盡人世折磨的人，才能體會出折磨的痛苦，而嚮往於無拘束的自然生活。安泰歐斯既是位巨人，當然在觀感與生活方式上同常人異，爲了求「同」，於是他想起了大地，大地不嫌他任何方面的「巨」，也不給他「白眼」，於是他快樂了。

斷章取義的評論人，循章摘句的寫文章，其理由是「莫須有」的，其手段是「下流」的，希特勒也會寫成孔子，張飛也會成爲四姑娘。眞理重研究、商量，便知道希特勒是一八八九年至一九四五年，德國法西斯領袖，曾掀起二次世界大戰；孔子則是西元前五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的春秋大教育家；張飛是蜀漢時劉備的勇將；四姑娘則是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的義女文書機要。托爾斯泰一聽到音樂臉色蒼白，但他在寫作之前先彈鋼琴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理由很簡單：托氏要的是眞正的藝術。藝術修養夠老練、成熟，工夫夠深度、創見，平平常常，阿狗阿貓，他不喜歡。

他若果真不懂藝術、不愛音樂，絕不會坐在柴可夫斯基的旁邊，聽他B長調的四重奏，感動得泣不成聲。「戰爭與和平」是純粹俄國式的作品，以藝術的分析力、綜合力、創造力，在崇高的統一性裏，描寫出俄羅斯的國魂。不要說出語驚人的托氏不聽俗音，就連孤苦零丁的胡信田本人，一向是背叛家言的。我喜歡自然，愛智慧，好孤獨，因此，華特狄斯耐的動物片及外國的偵探片，其愛好之程度，媲美美軍在越南吸食鴉片無異，華氏去世，書文追悼！據在巴黎讀書的龍寶麒兄稱：法國人見到我們的電影中，恒有不愛惜動物的舉動，指為野蠻。我則感到：我們的演員——甚至導演，不懂藝術，在銀幕上像趕飛機一樣的興奮、匆忙！爲了文化，我研究學術；爲了藝術，我欣賞巨匠手筆，對此，我很辜負國內的「我們的電影」界——十年沒有看它了。

陳必先十九歲，曾在西德受過嚴格、正規的鋼琴訓練，演奏蕭邦之作，氣勢磅礴，動人心絃。我們的歌唱藝術是傳統的京劇與國樂，打拌、做工、腔調等，其嚴格不足爲外人道。目下的流行歌唱者，只要漂亮、會唱、有條件就一步登台。藝術？藝術是講修養的。不是苗條、口談、宣傳。如果托氏生在中國，「聽到音樂，臉色蒼白、皺眉頭」到「沒有音樂就活不下去……」我倆彼此的感覺是一樣的。

不過，在二十幾年以來自我放逐與被冷落的心境上總感觸到：科學如不止于哲學，如飛鳥失巢，身心永無安頓之日；哲學如不止于科學，如徒手渡河，民生日用失去憑藉。如今，嬉皮起源于科學進步的美國，旨在反對物質的干擾，爭取精神的甜蜜；鴉片戰爭割地失敗，八國聯軍破北京，七十年來，民心自卑，不能復起，這就是我們哲學與科學脫節的結局。科學，舟也；哲學，水也。大凡研究哲學的人，荒郊野廟，處之泰然；一木一瓦，都有感情，因此，明眼人，在泥礫中勘出礦苗，在熙攘中覓得知音。王陽明窮居貴州深山，悟得「良知」，張大千臨敦煌壁畫，而青出於藍。此理在宇宙間，不以人之明與不明，行與不行而有加損。落葉歸根，水流有源。樹葉有生命，流水可寄情，物我一體，天人一致，人的年限、精神總是有限度的。人對人的關心，人

對物的扶持，不能不騰出精神，拿出至誠，人而愛之，物而惜之。以達到忘我境地。再提昇視野，返歸原位，則非前我矣。在這一種親切、隨和、習慣的生活裏，一一都是從根認識，就是瞎子，也能嗅出其中的溫馨；既瞎又聾的，也能覺出它的安適。世有祖傳之物，有至窮而不願割愛者，原因就是它含蓄了始人的精神，是以托爾斯泰不願意離開很久以前熟悉的事物，以來換取精神的健康，保持心理的平衡，使習慣自然化，自然條理化。如是則至誠如神，物來而順應，感而隨通。人，天資不一，造就各殊，是以「離開窗簾、枕頭與孩子床，比離開熟悉的人，如奶媽、姊妹與嬌嬌，還要悲哀」的說法，我表同感。湯瑪斯·曼一九五〇年，七十五歲，在芝加哥大學講演「我們的時代」，被選爲美國藝術、文學學士會會員。生活聲望，名聞國際。七十七歲，因鄉愁深濃，丟開名利，重回歐洲。他這樣作，就是要離開卑俗，以遊高明。世人所謂的自然，是「逐物」，而湯瑪斯·曼所說的自然，是「去欲」以尋求自己、人性和正視本源的問題。

而象山自幼聰明，凡事肯從整體觀、心思入微處下功夫，是以他的人生在天地裏邊，天地在他裏邊，質實不尚智巧之士，都能做到行于言先的先知覺後知，先覺覺後覺的獨知之地。因爲此等人心智健全，精神平衡，行能願言。觀微知著，是他們的治外精神；防微杜漸，是他們的治內工夫，進退，則綽有餘裕，義之所在，豈直避嫌畏譏而已！縱在急迫之際，亦能寬心游意，擺脫庸俗以進入高明。

古今，聖賢、豪傑之士，最易受人辱罵，也最能受得住考驗，原因，他們立意精確，事實勝于雄辯，足可悟疑辨惑，所謂不言而信者，以其中有可行的因素。太陽遮于雲內，並不能因爲地上的動植物的歎歎而改變本身的進度，晴、雨、晦、明，天地密移，而草木不知，聖賢、豪傑之與庸俗、末流，以此。由于聖賢境界高，心智全，把全付的精力，甚至自己的身體、生命，都放在境界和目標上，已達到至定、至靜、至一的修持，不要說是「鼓聲振動窗櫺，亦豁然有省」。就是「萬籟寂寥中，忽聞一鳥弄聲，便喚起許多幽趣，萬卉摧剝後，忽見一枝擢秀，便觸動無

限生機，可見性天未嘗枯槁，機神最易觸發」。王陽明看花，以爲花在心裏。心明萬理明，是東方文化的特色。

高道淳曾言：

「處事最當熟思緩處，熟思則得其情；緩處則得其當。最不可輕忽，雖至微不至易者，亦當以慎處之」。

方寸已亂，萬念俱毀。吾人欲行動有節奏，須內心能分明。一個卑明不分，敵我不明的人，我不相信他能愛國、救人。十年前，一位大專學生在鳳山受訓，不給國父遺像行禮——理由是不拜偶像，今（一九七一）年三月，美軍一上尉在越南叢林中與共黨相遇，下令後退。以美軍的訓練、裝備，足可一能當十，大學生的素質，種種反常現象，不以爲恥，不以爲怪。這是西方文化、信仰與東方精神差異之點。我們的文化是「一」畫開天地，一元文化，肯超然物表，闡性命之微，窮天人之蘊，吾人之精神，與斯道之循環往復，成一體系，有始有終，奮乎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，聞者莫不急起而追之。

吾民之不亡，在斯道之不衰；斯道之不衰，在斯學之不絕，巍巍乎中華，堅貞不拔！

以上所述，是象山三歲到八歲的舉動，羅列中外，體之已行，無不吻合。觀之年譜，依照中國禮俗，二十歲——弱冠——是最有意義的階段，象山在此期間，一些生活習慣的舊跡，在日後成功成名的歲月裏，不時隨機遇的沖激以隱以現，夜讀，是最輕鬆、自得的時候。先生十一歲，常被家人發現，靜坐觀書，有疑便有覺，後，嘗語學者說：小疑則小進，大疑則大進。此年與五兄復齋（九齡字子壽，號復齋）讀書疎山寺。止是一部論語，誠想：如果他不能舉一反三、聞一知十、身體力行。印證書中的道理，推求生活的創發，他一定不滿現實，嫌環境孤立，資料不足，跑到國都——浙江杭縣去找東西、求證據。可是我的好象山他不，不聲不響的在歸納宇宙的現象，演繹人生的真理。他有這份能力，也有一份苦心，何況「論語」作者孔子也不是位凡夫俗子，一部了不起的著作，由一位有能力和苦心的人去研究它，當然會有成就的，這成就使他有所發現而安心。

十一歲到二十歲，其中變化最大的是十三歲、十五歲、十六歲三年，明己、治學、立志都包括在裏面。

先生在十三歲：因宇宙字義，篤志聖學。先生四歲時，曾以「天地何所窮際」問于父。不得要領，寢食俱忘，衣履不去者數日。這個「疑案」，竟在十年後讀古書至「宇宙」二字以解之。曰「四方上下曰宇，往古來今曰宙」。忽大省曰「元來無窮，人與天地萬物，皆在無窮之中者也」。乃援筆書曰「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，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」。他這種創見，來自內心不斷的思維，與外界現象參差不齊不能協調。於是引起他的好學（讀書）、觀察（天地萬物）、研究。

有次他的五哥復齋讀「論語」，問「有子一章如何？」

先生曰「此有子之言，非夫子之言」。

復齋曰「孔門除却曾子，便到有子，未可輕議？」

先生曰「夫子之言簡易，有子之言支離」。

一位十三歲的孩子，即能用論理學作形式的邏輯。同中見異，以知其思維之細密與觀察之徹底。七百餘年來，只要一見到：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。就知道是陸象山思想的口語。

先生十五歲，作偕字詩云「講習豈無樂，鑽磨未有涯，書非貴口誦，學必到心齋，酒可陶吾性，詩堪述所懷，誰言會點志，吾得與之偕」。這首詩道出教與學的樂處，及學海的無止境，在讀書時，不必多在口頭上言說，要做到心安理得。一切求放心了，吃點酒陶治性情，作詩表達下志趣，也是人生的常情。誰能夠有像會點與會參父子般的慈孝，他當與之偕行。

十六歲時，研讀三國、六朝史，悉夷狄亂華，又聞北宋靖康之恥，乃將留了十三年的指甲剪短。從事射騎。——未完——

註一：渤海——解，音蟹，渤海，即渤海的別名，渤海，是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合抱而形成的內海。此詩錄自「陸象山先生全集」，卷之二十五。四部備要，子部。中華書局據明李氏刻本刊行。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台二版。該局在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。

註二：選摘「歌德與托爾斯泰」——人文性的探討，三七—五〇頁。湯瑪斯·曼著，李永熾譯，水牛出版社，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。台北市連雲街三六巷二一弄二號。

註三：民五九、十、二一，中國時報副刊。台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。